

陳偉（陳君岸）於展場親自導覽解說



# 神思所至·心跡自化一

## 談陳偉的藝術創作

文／陳宏勉（藝術史學者）

展覽名稱：市民畫廊：墨餘拾萃—陳君岸個展  
展覽日期：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6月5日  
展覽地點：高雄市立美術館B01展覽室

台灣的文化一直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演化現象。明鄭之前，中原尚未有明顯的移民進入，史料闕如。清領台灣以後，開墾台灣已經是清廷的政策。台灣面對著福建江浙，是中國從晉、宋兩渡南遷以來，文化已到非常精華的地區，北宋的開封，南宋的杭州，都是政治和繪畫的中心，福建與之相鄰，明清也養成許多重要的畫家，有邊文進、吳彬、曾鯨、黃道周、張瑞圖、黃慎、華岳……等，不同的形式和面貌的呈現，臨海地區因政治經濟而致接觸面向的豐富，使文化的層面連帶著產生非常厚實，其面貌也非常的廣泛。

初期台灣以移民墾荒為主，乾嘉至道光年間，移民社會逐漸穩定，來台任官佐幕和被吸引遊台的文人書畫家，與台灣各地鄉紳儒士的熱情互動下，文化活動才逐漸活躍起來，畫家們帶來他們擅長的畫風，從精細的工筆花鳥，到從「浙派」沿伸，結合八大山人、石濤的遺民畫家及「揚州八怪」等所形成的縱逸水墨形態，演變成率性跋扈、霸氣十足的「閩習」風格。這種風格和台灣這個移民遊離社會的性格是息息相關的，也隨著仕紳餘閒的文薈，帶入廟會活動而進入各個階層之中。

日據時期，清代官紳和幕客離開台灣返回中國，台灣官紳在抉擇折騰之後，多順應時勢入籍日本，日本領台初期，來台的日本官紳往往具有漢學素養和書畫能力，所以日本的南畫和台灣「閩習」風格的畫家的互動十分融洽。明治維新以後，油畫和重彩工筆畫元素的膠彩寫生風格的日本畫，取代了寫意形式的「南畫」之後，台灣水性繪畫走入另一個新紀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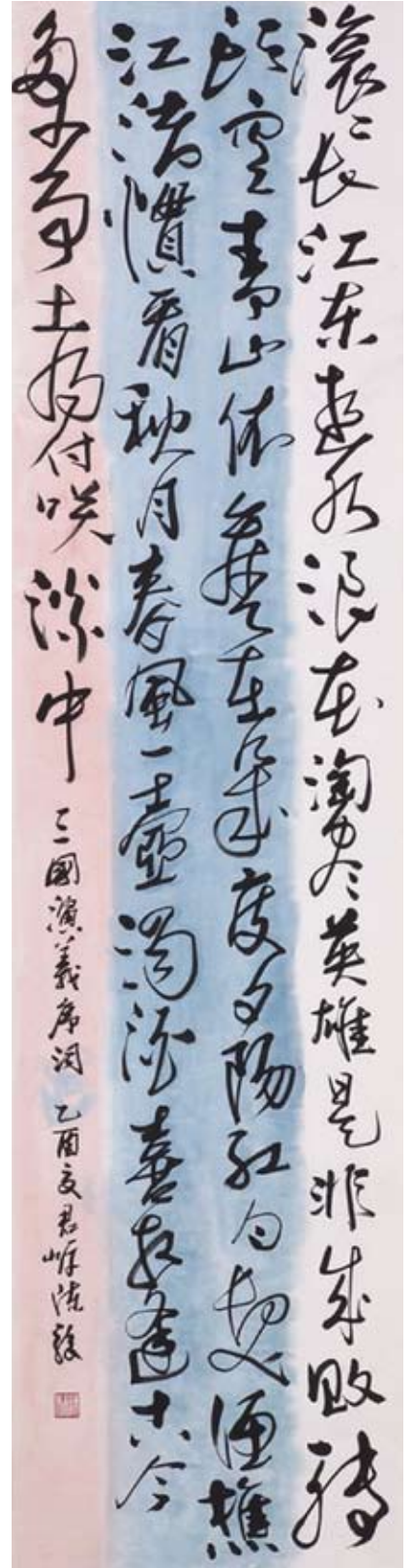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以後，國民政府渡海來臺，這時大戰初歇，台灣藝術的空間又轉換了形式。用二元式的活動形態進行著，一是在大陸時期就曾讀藝術學校和公餘而善書畫的藝術家，搭配若干臺籍的人士，從大專到文薈的空間，有意無意的將整個繪畫形式和思潮，完全的翻轉過來。這其中還包括當年經過五四運動的許多思想極為新潮的人，將台灣的學子推向全

1 | 2

1 〈天行健〉  
2009  
138 x 34 cm  
彩墨、紙本

2 〈三國演義序詞〉  
2005  
140 x 35 cm  
彩墨、紙本

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 
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 
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 
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 
三國演義序詞 乙酉夏君岸陳駿





1 | 2 | 3  
| 4  
| 5

- 1 〈天水舞〉2009 69x69 cm 水墨、紙本
- 2 〈知音（惠溪詩）〉2010 69x138 cm 水墨、紙本
- 3 〈墨不礙色（荷）〉2010 69x138 cm 彩墨、紙本
- 4 〈銀裝素裹天子山（冬景）〉2010 69.5x136 cm 彩墨、紙本
- 5 〈櫻花滿枝春色明（吉野櫻）〉2010 69x138 cm 彩墨、紙本

世界取經。再加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的來臺，豐厚了臺灣藝術的體質。所以在數十年之間，台灣藝術的風貌產生極為多元的展現，雖然是彈丸之地，但世界各種繪畫形態幾乎無所不包，陳偉恰逢其時，就在這充滿活力和變化的空間成長過來。

陳偉兄，1974、5年在梁乃予先生處，我們一起學習篆刻和書法，在學校不同科系，平常碰不在一起。乃予先生不時的誇讚他，知道他好學不倦，與黃君璧、馬白水、姚夢谷、何肇衢、李奇茂、謝孝德、蘇峰男、賴武雄、杜簷吟、邱景任…諸先生學習山水、水彩、老莊詩詞、人物、花卉、油畫、素描、裱褙、禪學等中西各種不同的媒材創作與觀念的拓展。

民國六、七十年代，學子在面對著當時文化界，一面是對中國文化的尋根，一面又張開雙手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，必須埋著頭找尋各種源頭做功課。但真正能起而行，又有這個機會的人並不多，陳偉兄在這方面是個幸運的人，也在這時打下深而廣的基礎，這是在同時期的人少

有的。後來我有機會參與高雄市立美術館幾項展覽策展的過程中，深深見識到的。

1984年陳偉以熱情的創作和學習的慾望，希望在中西文明交互的衝擊和薰染之中找尋未知的夢，如願的到當時藝術家的夢鄉—法國巴黎去深造。巴黎八年間，陳偉在法國從進入皇家藝術學院學習，到得到巴黎第九大學東方文哲學院碩士，過程中直入藝術形成的本體中去探索，更用著在台灣已經熟稔的水墨技法，去融合所接觸的各種訊息。

參加各類藝術活動外，將水墨這種中國特有的媒材特質，從發表衍伸到博物館和不同的文化處所示範揮毫，用很自然的方式將水墨的種種傳播出去，這與一般至歐美取經學子不同，通常去國取經，在思想上是沒有自己的本體，一進入了他們的時空時，自己就完全消失不見了。他完全不同，用著水墨在巴黎獲得許多的榮譽和獎項，並取得法國藝術家資格，且為法國藝術家協會會員，在探索的這段過程中，他也參與巴黎的各類藝術活動，從當地畫廊





華枝春夢一覺醒來 所有好友皆已不在 頻率沒調準 愛別離 途中常有小插曲  
求不得 看得滿意 身心調御是否得意 情緒善於主導感觸 愛與情 施與受  
一般天性 無畏承擔一肩扛 穿雲帶雨 別染神 想入非非 寂寥為誰 夜深不眠  
虛空入侵 夢裡親見萬馬奔馳 載那何許人 匆匆來回尋 想是知音 在那心海深處  
何所為 愚溪詩知音 庚寅年白露君岸



的聯展出發到，到1989年巴黎春季社會沙龍展的特殊榮譽「Mention Honorable」獎，1990、1991年社會沙龍展於巴黎大皇宮，也在巴黎里昂信貸銀行空間個展。他曾談到在巴黎認識許多影響他很深的師長和朋友，書法哲學家熊秉明先生讓他在水墨線條和律動上，產生了極大的轉變，在長輩和詩人的朋友們的氛圍之中，讓創作的結體充滿著詩意。在巴黎也接觸許多華人和來自台灣拜訪的師友們，不時的交流中，無形的衍化他的思緒。留學中，思潮上的烙痕，往往深刻的在往後的作品，在其中都可見到蛛絲馬跡的。

1992年陳偉回國後，即與夫人林麗真女士參與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籌備工作，將其在巴黎八年所參與和觀察，及所學習和從年青時就累積的知識融合起來，在高雄這個特殊地域性格的地方，深深的思考著。他知道每個地方的文化推動，都必須有當地文化結體的融合，順勢結合整合成為美術館的主體風格和特性。所以美術館就選定雕塑和書法為主題來發展，雕塑因為本身具有三度空間，再結

合環境時空，配合著高雄海洋移民社會強悍無懼的性格，配合著美術館區一望無際的空間，可以充份的展現出力量來。書法是生活中的藝術，影響在地文化最深，參與的人口最多，結合人文生活最密切。就設立一個書法永久陳列室，並籌備往後一系列的「書法之美」，一個帶著自體根性脈絡，讓市民由熟悉的根源中，去進入文化藝術美妙的境地，陳偉是幕後主要的推動者。

陳偉的創作力是很多元的，早年在歷經東西美術各種領域的洗禮，一直到法國到高美館的過程中，逐漸淳化而隨心所欲，可以如無盡空間的揮灑盡性，1998年更請辭高雄美術館職，投入創作空間，在熱情的創作慾望下，走入無限寬廣，又孤寂艱辛的藝術創作的旅途。

水墨是陳偉藝術創作的中軸心，水墨各種形式的巧妙變化，他瞭若指掌。水與墨在各種紙上產生豐富的表情，隨著暈染、枯皴、墨和彩的融溶，隨著行筆遊走的韻律，訴說著每個時間點情感和時空交錯的火花，敘述著陳偉個人敏銳的思惟。他自述中提到：「我在創作之時常常



隨機而起，不太喜歡因什麼議題才去創作，當靈感來時是最佳時機，然而靈感這種東西是很難說的，時有時無。有的時候，因地制宜觸發想，所以個人創作的動機有這麼一點點文人性。」陳偉的文人性是屬於性情，和江兆申談的文人畫是似而不似，江兆申對「士人」境界，也就是文人藝術的追求自許。是從董其昌提出文人畫要有「士」氣來的，董其昌〈容臺集〉錢選論畫：「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（選），何以稱士氣？錢曰：『隸體耳，畫史能辯之，即可無翼而飛，不爾便落邪道，愈工愈遠，然又有關捩，要得無求於世，不以贊毀撓懷。』吾嘗舉示畫家，無不攢眉，謂此難度，所以年年故步。」錢選談士氣，就是非職業畫士氣，似又不似，江兆申對「士人」境界，也就是文人藝術的追求自許。這是從董其昌提出文人畫要有「士」氣，董其昌〈容臺集〉錢選論畫：「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（選），何以稱士氣？錢曰：『隸體耳，畫史能辯之，即可無翼而術家，不是浸淫在純粹技巧中的畫工，而且要無求於世，不在乎褒貶毀譽」。

他們談隸體，隸是指為供給使役的人，也就是畫工，即諷刺沒有文人素養的專業畫家。陳偉的文人性格，似乎較為隨性，更自由，他一路走來，呼吸的都是專業空間的空氣，但創作思潮的養成是自主空間，自然不會拘泥在隸體與非隸體的束縛。這次展覽，定的題目：「墨餘拾萃，浮生寄情。」，就清楚的交待他對生命的態度。

畫展中的繪畫形式極為多元，幾乎涵蓋水墨畫的各種題材，大概可分花卉、翎毛、人物、山水。除了這些在形式上可以直接辨識的具象作品外，還有相當數量完全抽象的作品，或近抽象意涵的具象形式，這些形式隨著他數十年的歲月，不斷在眼前演幻而互相取代著，物象本尊並無變化，創作的形式隨著思緒，產生不同的效果。如同他所言「浮生寄情」一般，生命物象在自然存在中，如不與之感覺牽連，並不會感覺其物象的存在，然而寄之以情之後，即具體存在由淺而深而浸沁其中。

陳偉這些具體的物象都是很平常眼前的景和物，繪製的形式依他自己所言「墨餘拾萃」的方式，隨著靈感的足跡下墨，依著墨彩的變化順勢整理，在各種顯現的機象做思考，找尋而處理出最佳的結果，過程中應該都在感動的情形下完成的。花卉中有濃密紅梅，從濃黑墨幹枝中綻放繁華，濃膩而繽紛的飽滿。到禽鳥孤鳴枝柯的簡潔，聊聊數筆，花禽間的寄意和情趣就展現出來了，其精絕處如齊白石、陳師曾般，或更有其自然的物理性，不是純粹在筆墨的技巧。魚鳥的描寫，還有群聚行止錯落的分佈，或優遊、或相依、或談事或沈思，各有情境，趣味盎然。

陳偉的山水畫，更是千變萬化，從寫生到寫胸中景，每一件作品幾乎用一個獨特的造景佈局，每一個造景



1 | 2  
| 3

- 1 〈花中君子（白荷）〉 2010 137x34 cm 彩墨、紙本
- 2 〈碧荷生幽泉（荷）〉 2010 96x136 cm 彩墨、紙本
- 3 〈意自如〉 2009 34x138 cm 水墨、紙本

佈局，又用一個獨特的用筆設景的技法去處理，有層層堆疊到密實的墨趣，有乾澀皴刷點集的巖巖，雲層疏落雅致的岩崖，在空氣中充滿水氣層層相間的樹林……都有它獨特的意涵和特性。

半具象到抽象的作品，他從墨、彩、點、線的元素裡，去嬉玩其中演變的無限可能，紙的吸墨性和其乾濕對墨流動的反映，加上書寫般的各種線條在宣紙上，不同情景下的疏密、暈染、乾渴、刷動…，種種自動性技法，結合意象的整理，各自演化出其詮釋的風情。

陳偉書法的深入，除了使他在高美館時規劃盛極一時的書法陳列室外，平時書寫成為日課之一，長久不知覺的書寫，融合了他美學的歸納，他喜愛急駛如劍的快速筆鋒，在瞬息萬變的思緒中，孕育當下的生命律動，瞬間即永恆，這是書法最令人迷戀和感動的地方。

書畫創作是陳偉一生的志業，從有自主的意識以來，也不曾絲毫離開這個結體，和夫人相攜一路走來，經歷過純粹中國系統的美學和哲學的訓練，也浸泡在巴黎很長的時間，去探索夢想中的西方藝術，他以水墨為媒材，敘述著數十年來的所思所求，此次展出帶著耐耐咀嚼的生活中隨意來去的情愫，在這無盡的禪境中，思惟的會悟，心跡自化。✎

